

## 和群众在一起

徐贵祥



认识陈行甲,是因为读了他的《在峡江的转弯处》。得知他来北京,相约在人民日报出版社见面。我到了他还没到,一个编辑领着我先去参观。回到办公楼,同一个人擦肩而过,心里倏忽一动,两人同时转身,推了推口罩。

我问,陈行甲?他答,徐老师?相视一笑,握手并肩而行。

那一时刻,心下生疑——传说此人一身正气、一身杀气、一身朝气,前两“气”从脸上看不出来,后一个“气”倒是名不虚传——布衣轻装,肩扛背包,行色匆匆,独行侠似的。此前,读过他的书,查阅过关于他的资料,听朋友说过他的传奇故事。正直、善良、勇敢、热情、时尚……而且多才多艺,写诗并研究《诗经》,擅长演讲,熟悉网络,会唱歌,敢跳伞……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文艺、热爱事业、热情洋溢的人。

一面之交,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也加重了我的担心。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有可能成为专家,他有湖北大学数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还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他那么聪明,有那么好的悟性,有那么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那么好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他确实可以当演说家、诗人、歌手、企业家。

但是,我还是有一丝忧虑。这个同志敢爱敢恨,仗义执中,还低调谦虚,在那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地方,让这个看起来不太像官的年轻人当县委书记,恐怕群众都会犯嘀咕,他能镇得住吗?

这种担忧,并非我一个人有。陈行甲上任伊始,一个老干部就跟他讲,看你这么年轻单纯,我真怕他们欺负你。解读这句话,“年轻”不是问题,就是因为年轻,省委才把他选调到问题成堆、社会生态极其恶劣的某县。老干部那句话的核心是“单纯”,这两个字里面包含着天真、幼稚、不稳重、缺心眼、没有城府……也许我想多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确实想多了。“单纯”两个字也可以这样理解:纯真而不简单。

分手之后,就各忙各的,偶尔打个电话,上网看看他的消息。直到前两天,接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约稿,要我写《在峡江的转弯

2月19日,节气为雨水,无雨无风,春阳正暖。午饭后,朋友邀我去观看干鱼塘。朋友于多年前承租了一方七八亩鱼塘,不投料,不调水色,亦不治虫,自然繁养,塘里的鱼堪比野生。今年租期已到,干塘后,退还给出租方。朋友说,昨天就开始抽水,下午便可以逮鱼了。

我虽生长于水乡,大面积干塘逮鱼的场面却从未经历过,况且时已入春,万物生长,桃花始开,到乡野作一次踏青,也是不错的选择。

鱼塘就在城郊不远处。一路上,麦子的嫩绿,树木的深绿,间以星星点点的野菜花的新黄扑面而来,一扫久居室内的萎靡与困顿。到得塘边,水已很浅很浅,有鱼儿在水中穿梭,两台小型抽水机呼呼地抽着。“不出两小时准能见底逮鱼。”朋友很有把握地说。

我与几位友人在塘边的埂上散步。荠菜已经顶上小小的白花,马兰头的茎紫而粗长,麦子拔节,油菜含苞,一派春意盎然。空气就像过滤了似的,那么清,那么纯,忍不住深吸几口。

正悠然而走着,鱼塘边传来大声叫喊:“逮鱼啦!”

我们急速奔向鱼塘。

四位中年男女穿着捕鱼的皮袄在浅浅的水中逮鱼。鱼塘呈北高南低之势,所以他们从北面向南捕。我们在鱼塘的南端观看,鱼在泥水中跳跃挣扎。鱼的品种真不少,有鲤鱼、鲢鱼、黑鱼、青鱼,还有甲鱼。有一只甲鱼竟有七八斤之重,这在平时是少见的。

处》写几句话,这才把书找出来又看了一遍,有些地方看了好几遍。

第一次读这本书,爱不释手,忧心忡忡。再读一次,还是爱不释手,但是不再担忧了。从表象上看,陈行甲似乎年轻单纯,似乎欠缺重缺城府,其实不是。这个人有大智慧,不仅有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还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不仅有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有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

陈行甲初到某县任职,面对的是什么呢?前任离任之前,突击操作,把全县所有重要岗位的主要领导都换了,多达一百多人;有一个乡镇,一年之内换了三任书记。前几年,腐败之风蔓延,行贿受贿成为常态,“送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不送马上就能看到后果”。由于腐败成风,社会生态严重恶化,陈行甲到任的前三年,这个县每年至少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干群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积重难返,民怨沸腾……而在领导层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各怀心思。正直的、正义的领导干部不是没有,但是他们也在观望。

陈行甲上任第五天,刚下乡回来,转眼之间县委政府的门口就拥满了“上访的群众”,连吵带骂,甚至有人暗中下手。而本来同车的同级和主要助手,已经不知去向。

县委政府办公楼有一个后门,以往遇到群体上访,主要领导都会从后门溜走,留下信访工作人员应对,如果派常委、办公室主任出面,那就算高规格了。而在陈行甲任期五年多的时间里,“让我极其自豪的是……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县委政府大楼的后门”。

陈行甲选择的是“不怕”,不怕群众,不怕复杂,不怕不明真相,不怕无理取闹……哪怕明知有人暗算,依然不怕。

第一次被堵截,一波三折,有人要跳楼,有人真的撞墙,有人借机大做文章。在如此险象环生的境地里,陈行甲坚如磐石:闹吧,把所有的怨气、把积压已久的不满和不信任全部发泄出来,总有消停的时候,到那时候再讲道理。接着,接访开始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群众轮番作战,陈行甲首当其冲。

现场接访火药味十足,线上更是一片嘈杂,反映情况变成谩骂,伸张正义却以暴力方式,前面出现的问题全都要找陈行甲算账。



一个小时光景,已经捕到鱼塘的中段,我心生“不过如此”之念,加之日落西山,寒意渐生,暗示同行者回城。他们说,再看看。犹豫中,眼前忽然一亮,鱼塘北头竟落下两只白鹭。不一会儿,又来了四只。有趣的是,一只白鹭的嘴里已经叼起一条小鱼,正伸长脖颈下咽。白鹭长嘴长腿,正适合浅水捕鱼。六只白鹭有的金鸡独立,有的目光直视水面,有的仿佛在交谈,羽毛白而发亮,体型小巧,神态自若。

它们的举止引我穿越至数千年前,我仿佛看到一位漂亮的巫女“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诗经·陈风·宛丘》)。巫女纵情地挥动着手中白鹭的羽毛,从宛丘山上舞到山下,从冬天跳到夏天,有鼓点节拍,有击声应和,她那婀娜曼妙的舞姿,深深地打动了诗人的心。巫女在白鹭羽毛的映衬下,更加妩媚而美好。我也被诗人的想象与描摹感染了。我又仿佛看到鲁僖公与一

陈行甲仍然选择了“不怕”。他是这样认识的,采取封、堵、删,都不是办法。他曾经说,除非我想混日子,掩耳盗铃维持两年,升迁或调走。可是我想,即便我离开了,给后任留下一个烂摊子,被干夫所指,我还是会做噩梦的。与其让他们到市里、省里、中央上访,不如放开政府网站,听他们骂,听他们讲,寻找解决办法,解决不了,耐心解释。他坚信“没有焯不热的石头”,如果遇上人身攻击、恶语诽谤,那就走法律程序。

陈行甲不仅交代办公室和宣传部放开网站门户,还注册了一个“马甲”,跟那些对政府最新出台的举措选择性忽视、对新任领导选择性仇视的网友讨论。有些网友骂了半天县委书记,还不知道,那个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了解新书记缺点错误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的、听他们骂陈行甲的网友,就是陈行甲。

陈行甲所在的县是艾滋病重灾区,最严重的一个村有35个病人,还不算潜伏期的。以往领导干部来了,慎之又慎,有的甚至不敢进村。

陈行甲的选择还是“不怕”。陈行甲任职期间,跑遍了全县所有的村。这个艾滋病患者众多的村,是他访贫问苦的重点,任职一个半月他就来了,并让村里杀了一头猪,把艾滋病人请来,一起过年。他那一桌,除了他以外,全是艾滋病人,他和他们一起吃菜喝酒。据陈行甲说,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

了解到这件事情,我十分感慨。哪怕是作秀,作这样的秀也难怪可贵,何况这个“秀”他还一直作了下去,他在这个村子同一个8岁的艾滋病人小患者“结亲戚”。或许,以后他从事公益事业,正同这个孩子有关。任期届满后,在上级表示要进一步考察他的时候,他提出辞去公职,开始了他的“人生下半场”。这是后话了。

“不怕”,体现的不仅是勇气,是胸怀,是境界,更是智慧,是大智慧。群众不怕县委书记,是信任;县委书记不怕群众,是自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石头总会被焯热的。相反,遇到矛盾绕着走,你能走到哪里去呢?

陈行甲的“不怕”还有很多,最著名的应该是反腐。党的十八大以来,掀起反腐倡廉风暴,在恶劣的社会生态和工作环境里英勇不屈的陈行甲,终于迎来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光,那些当初抵制他、暗算他、看他笑话的人,啦啦啦一批进去了,啦啦啦又一批进去了。经过几年治理,“石头终于被焯热了”。正义回到了人民手里,民心聚拢了,环境治理了,建设规范了,经济上去了。过去年平均收入不到两千元的农民,“拿着钱数着数着就哭了”。

我们终于明白了,为陈行甲担忧是多余的。他不是不会当官,他只是没有按照我们习惯的方式当官;他的所谓不稳重,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太多的“稳重”。有些官员确实很稳重,稳重得就像石头,任何场合的言行都经过排练,演员似的,让人生厌。

相比之下,陈行甲的所谓“不稳重”,则换来了一个地方真诚的敬重。当地群众亲热地喊他“甲哥”,朋友善意地喊他“网红县委书记”,上级则喊他“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今天的某县,说“河清海晏”未必准确,说“蒸蒸日上”则非夸张。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群贵族,祈年活动结束后在郊外饮酒观舞的欢乐场景。“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诗经·鲁颂·有鸛》),舞伎们时而像一群白鹭一样有序地振翅高飞,时而又纷纷落下。她们挥舞着手中用鹭羽做成的舞具,伴随着深长的鼓声,尽情地跳着舞着。那些贵族陶醉了,竟也手舞足蹈起来。

白鹭是最古老的鸟类,与人类相伴相行已经数千年。白鹭是纯洁、高贵的象征,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在古诗文以及名画古玩上不乏其靓丽的身影。

一个地方生活的水乡,因水多湿地多,是白鹭的最佳栖息地。我的老家在溇田改旱田之前,每逢秋收后,便可看到成群的白鹭在水田中觅食。后来,白鹭渐渐少了,竟至多年看不到一只。

近年来有报道称,高邮湖湿地白鹭点点,江苏省湿地公园(高邮城北郊)有成群的白鹭栖息,某单位还成立了保护白鹭的志愿者队伍。这些消息正说明人类对鸟类的保护意识正在增强,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本是观鱼,却意外看到了白鹭,内心的激动与感慨,自是不言而喻。随着夜幕降临,我们回城了,一行白鹭也上了青天。我相信,白鹭将在我们身边直到永远,它们不仅活在《诗经》里,也将永远活在无限的时空中。



初秋,随“福建见福 福建见美”文学采风团,去了闽赣交界的小城泰宁。虽然只有短短两天,却是一次意外的静心沉思之旅。

这座古老山城位于闽西北武夷山脉中段,祥和宁静,秀美质朴,仿佛一颗藏于深山的明珠,小而美、小而特。这里物阜民丰,文风蔚然,不仅有独绝的山容水态,而且人文气息浓郁,习俗醇厚,曾经“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古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誉,今有世界地质公园、“中国丹霞故事开始的地方”之谓。

行走泰宁,除了赏游大金湖、上清溪等自然美景,尚书第是必游之地。尚书第建于明代天启三年至七年(1623—1627年),至今已有四百余年,为明代天启年间兵部尚书李春烨的府第。它设计精巧、布局严谨,构造恢宏、用料考究,精美的砖刻、石雕、木雕,彩画处处可见,是明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江南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远的民居精品建筑之一,极具艺术价值,可谓泰宁的一张对外名片。

尚书第俗称“五福堂”,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三厅九栋”格式建造的砖木建筑群。五栋主体建筑巧妙地融合了五福之意,体现了中国独有的建筑文化和精湛工艺。进门一座十余米高的大影壁,穿过影壁,坐西向东一序列着五个大门,前有甬道,后有花园,每栋均分前厅、中厅、后厅,栋与栋之间用防火墙相隔,设廊门相通,互相关联而又相互独立。

身处宏大而精巧的尚书第,不免对其主人李春烨有所好奇。

李春烨在历史的册页里,远没有他留下的这座豪宅这么显耀。《明史》中并没有李春烨的传记,《福建通志》甚至《泰宁县志》都没有记载,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经过采访和查找资料,李春烨的生平大抵如下:他出生于1571年,早年家道贫寒,学业也很不顺,16岁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而后三次进京应试不第,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46岁时才中进士。起初,他任行人司行人,正八品。至天启四年(1624年),才升刑部都给事中,正七品。但此后,李春烨仕途开始平步青云,先是一跃升湖广参议,从四品;接着升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天启六年(1626年),李春烨仕途达到顶峰: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正二品,加封太子太保。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位极人臣的李春烨以母亲九十大寿为由,请假还乡,而此时崇宗皇帝又给其加官太子太师,从一品,还荫封一子,诰封四代夫人。八月,还在回乡路上的李春烨听说崇宗去世、新皇帝朱由检(崇祯帝)登基的消息,接着又传来新朝开启戮灭魏阉集团的政治清算新闻。十一月,魏忠贤自缢身亡。崇祯二年三月,新朝公布了“钦定逆案”名单261人,罪分七等,李春烨名列第五等,载其“结交近侍又次等论徙三年输赎为民者”,李春烨属于被宽大处理之列,通过缴纳赎金免于坐牢。1637年,李春烨在家乡泰宁去世,享年67岁。

李春烨从入朝为官到归乡隐居,从一个平民到朝廷重臣,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当地人用“大器晚成,青云直上,急流勇退”来概括他的一生,也有人用“大忠奸难评说”来评价他的为官经历。在明末黑暗的政治环境下,许多正直英明人士遭到打压和迫害,而李春烨却如坐火箭的官运亨通,确有不少令人怀疑和蹊跷之处。从“钦定逆案”对其处罚并不重似乎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一是可能与他急流勇退有一定关系;二是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和其他正直朝臣的残酷打击中,他应该并没有做落井下石的帮凶,《明史》也没有关于他恶行的记载;三是当时魏忠贤为拉拢人心,大肆封官许愿,“尚书多如狗,侍郎满街走”,李春烨只是兵部尚书中的一个,而且任职仅一年,没有什么作为,是不那么重要的角色。另外,有学者考察他之所以飞黄腾达,主要是由于早几年在魏忠贤不得势时,李春烨对于以魏忠贤为首的“官廷盗宝案”,曾上疏皇上“欲脱群阉罪”,对魏忠贤有救命之恩。

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这样勾画出李春烨的脸谱:明末一个精于自谋、尚未丧失为人底线、平庸无为的官僚。他的一生既非如其好友、曾任两广总督的沈犹龙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所说的那样清正廉洁:“公之品量,如泰山乔岳;公之心事,如白日青天;公之风裁,如祥麟瑞凤”,也不是什么罪恶滔天的坏人。他就是那种传统腐败社会中最常见的官坯子:谄熟官场规则、善于投机奉迎、精于敛财与卖官鬻爵。如果没有中饱私囊,以他贫寒的家世和明代官员极低的日常俸禄,他不可能斥巨资建造起如此恢宏的尚书第。人是环境的产物,明末贪污腐败盛行,手握重权、缺乏信念的李春烨很难免俗。泰宁民间传闻李春烨到山东查案,追缴的赃银并未全入国库,而是大量运回泰宁老家,当时八大城门齐开,运了三天三夜。

不过,对于如今的泰宁人,尚书第只是其传统文化杰出的物化代表,旅游资源的第一品牌。他们津津乐道地向游客讲述着它的精美与精巧,而当问起尚书第原有的主人李春烨时,多是语焉不详。毕竟数百年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尚书第,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已不再属于当年那个费尽心血建造它的庸俗官僚了……

踏着尚书第沉淀着岁月的石板,我不禁向历史的更深处思索:在风雨如晦、黑暗动荡的年代里,是奋起抗争、舍生取义,还是为虎作伥、为非作歹?是

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抑或同流合污、沉默服从?不同的选择,使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此分野。

相比于史书无名、因留下了这座宏伟建筑物才被今人探究的李春烨,泰宁历史上的两名状元则是实物遗迹很少,史书和传说很多,也可以说他们是名留青史了。

叶祖洽是泰宁出的第一位状元,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由神宗钦点,被称为“龙飞状元”。叶祖洽对泰宁的最大贡献是诏改县名。泰宁原名归化,自五代以来,远离战乱的偏远小镇迎来大量南迁的中原人,其经济迅速发展。入宋以后,“朝廷尚文”,泰宁学庠迭出,一时弦诵之声相闻,“名荐天子而爵列王廷者,相继不绝”。叶祖洽认为“归化”“其名不正”,“有负于兹土”。1085年,他正好掌管天下图书,于是请出使闽中的张汝贤反映情况:“张君上其事,朝廷嘉其名曰‘泰宁’。泰宁者,阙里之府号也。”宋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赐孔子阙里府号“国泰安民”中“泰民”的谐音“泰宁”二字为县名,以示对其物阜民丰、科第昌盛的嘉奖。此后,泰宁县名便一直沿用下来,至今已有近千年了。

叶祖洽自幼聪慧,才华横溢,24岁进京科考,正值朝廷上下保守派、变革派激烈斗争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年的科考不再以诗赋、墨义为考试内容,改试考察政治经济的时务策对。年轻热血的叶祖洽洋洋洒洒写出了贯通古今、纵论天下、痛斥腐败的策对雄文:“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谋而新之。”这样的叛逆文章使以宋敏求、苏东坡为首的守旧派和以王安石、吕惠卿为首的改革派唇舌不休,两派褒贬不一,最后交由皇上裁决。雄心勃勃、一心作为的神宗倾向改革派,钦点叶祖洽为状元。就这样,一个从偏僻小县来到繁华京都的愣头小子,一下子成了举国瞩目的大咖,希里糊涂地卷入了激烈的朝廷政治斗争中。叶祖洽进入仕途的坎坷戏剧性,无疑预示了他今后的宦海沉浮、人生坎坷之路。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拥趸、“新进勇锐”人物,在北宋这场历时多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旧之争进而演变成朋党之争中,叶祖洽始终处于风口浪尖,大起大落。

查看后世史籍,对叶祖洽的记录多为贬斥。《宋史》里叶祖洽上了《奸臣传》,被评价为投机小人,“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大文豪苏轼曾写《答进士策》批判叶祖洽:“祖洽诋祖洽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泰宁县志》则将叶祖洽纳入“文苑”而非“宦籍”,对其生平涉语简短,语焉不详,这样的安排也许是家乡人的“为尊者讳”:“叶祖洽字敦礼。熙宁初,策试进士。时王氏学方盛行,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吕惠卿擢为第一。历官吏部侍郎,终微猷阁直学士,知亳州、政和末卒。”“王氏学”即王安石的变法学说。如果听凭史书,叶祖洽似乎是一个不光彩的“奸佞”,然而对其政绩盘根究底,却发现他其实是一位见识卓异、锐意进取、热衷变法的能臣勇士。

泰宁的第二位状元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上榜的邹应龙。这次活动中,当地来接机的正是邹应龙的后人。据他介绍,邹应龙的后人在泰宁的不多,近些年倒有不少从外地和海外来认祖归宗的族人。遗迹也没有什么,但民间流传着很多他苦读的故事,县志还记载了他隐居状元岩读书之事。他和叶祖洽一样,都是聪慧过人、少年得志者,中状元那年邹应龙只有25岁,但因为性格耿直,他的仕途如同叶祖洽,也是屡遭挫折。

先是宋宁宗时期,邹应龙和当权的韩侂胄意见不合,不获重用,他基本是一直在地方为官。到了1225年,理宗即位,朝政进入和邹应龙同科的史弥远当权时代。二人本来关系不错,史弥远也很拉拢他。然而,在罢黜理学名臣真德秀和魏了翁的问题上,正直不阿、坚持原则的邹应龙不肯苟且,与史弥远公开争辩,被解除职务。史弥远对此曾遗憾地说:“吾与邹景初同馆最故,每欲与深语,辄引隙,何耶?”史弥远死后,邹应龙东山再起,最后官拜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副宰相)。可当他正想大展抱负之时,又遇到俗儒中伤弹劾,对此他懒得辩解,只是长叹一句:“吾固多此一举。”当即辞职归田,皇帝派人劝他都不回头。这年他66岁。此后,他在泰宁城郊的南谷安度晚年,享年73岁。其子乐山林与籍生在所写的《扩志》中如是说:“公性乐山林。去家百步,得一丘,曰南谷,有古洞壑城之胜。日游其间,晨往而夕忘归。”有所争,有所不争,其高洁风骨和潇洒性情令人倾佩,可知士人邹应龙乃人中真龙!

看罢古迹,我们一行来到空灵幽静、人间仙境般的大金湖、上清溪,乘船漂游。山水清秀石奇,俗虑顿消,脑海尽现《与朱元思书》中词句:“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静享中不禁又想起这三位泰宁籍的古代高官。他们究竟谁才活出了成功的人生、了悟了人生意义?是留下了江南第一豪宅的李春烨,还是身处政治漩涡中心、亲历重大变革的叶祖洽,抑或是倔强而不争的邹应龙?其实,这三个人的人生正体现了大多数封建朝臣的人生追求、成败得失。“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将多少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引入一条狭窄、艰辛、危险的“升官发财”之沟谷中,残酷地禁锢着一代代封建读书人的灵魂和生命。庸者固然可悲,但即便是名留青史者,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又经得起几多拷问呢?